

紅樓夢中的性別流動

Dream of Red Mansions Gender Flow

楊家真*
Chia-Chen Yang

摘 要

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學經典代表作品，以各種角度試圖解構或探討不同議題的研究相當浩瀚。本文欲就曹雪芹對書中角色的性別認同、角色刻畫與情慾書寫做深入討論。同時打破社會性別建構下的情愛模式往往有固定框架，但事實上隨個人性格與特質會賦予對感情態度的自主性與能動性，並非鐵板一塊的。在紅樓夢中，不論同性異性都充滿了「反抗封建禮教束縛的叛逆色彩」，而跟過去的封建秩序有諸多衝突，本論文期許能以紅樓夢作為中國古典小說文本為起始點，來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性別文化。

關鍵字：紅樓夢、曹雪芹、性別流動、情慾書寫

接受刊登日：104年1月28日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惟一切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Abstract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ics to attempt to deconstruct or explore various angles of different topics quite vast. For this paper, the book on the role of Cao Xueqin's gender identity, the role portrayed with the passion of writing to do in-depth discussion. Love mode while breaking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tend to have a fixed frame, but in fact with the personal character and qualities will be given to the feelings of autonomy and initiative attitude, not monolithic. In Dream of Red Mansions, whether homosexual sex is full of "treason against the shackles of feudal ethics of color," and with the last feudal order has many conflicts. This thesis can expect as a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gender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classic novel Dream of Red Mansions text in Chinese.

Keywords : Dream of Red Mansions, Cao Xueqin, gender fluidity, eroticwriting



壹、前言

近來在性別研究的範疇中，性別認同與情慾流動的論述愈發重要¹。為數不少的學者們紛紛希望打破既有的二元性別劃分，讓性別、性別刻板印象、性傾向甚或是相關的情慾展現²，能有更多元的詮釋空間。如果過去認為性別是一種內建的區隔與互補(Rubin, 1975; cf. Levi-Strauss 1969)，性別與性同政治如何透過內建系統之外去表達慾望與情感投射的衝擊，又如何解釋在文學作品之間呈現出的更多現實與想像的可能變異？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代表作品的經典之一，但要從事相關探討卻不能免俗地建基在前人龐雜的研究成果上前進，《紅樓夢》的版本大致上分為脂評本(手抄本)和程高(刻印本)兩種。目前現存的脂本主要可分為十一種，包括甲戌本、甲辰本、己卯本、己酉本、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夢稿本、列藏本、鄭藏本、戚寧本等。程高本系統主要現存有兩大類，皆為一百二十回分成程甲本、程乙本。程甲本為程偉元、高鶚序文。程乙本則沒有程偉元序。標點本有：俞平伯校訂本、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劉世德校注本、蔡義江校注本、馮其庸等人校注本(劉世德, 2002)³。延伸的相關研究中，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爬梳成果豐碩。紅學研究範圍極廣，有從小說的作者、相關歷史背景的還原、創作手法的解構、版本考究、脂評研究，到小說內容的結構、語言、飲食、人物、夢境、寫作技巧等不一而足。歐麗娟⁴就曾表示：紅樓夢的人物研究有兩個現象，一是以紅樓夢這本書的博大精深，讀者卻都選擇性地聚焦在若干情節上的情節，致使容易忽略對文本細讀後所能察覺的客觀證據，這也將導致預設立場的缺席審判現象難以避免。其二則是許多研究者建基在「曹雪芹」以為的權威脈絡下思考，忘記評論者的好惡才是真正研究持續的動能。

貳、性別刻畫與情感歸屬

在曹雪芹書寫紅樓夢時，無論是作者或書中的角色們都生活在父權體制社會中，因此關於性別認同與性別跨越的書寫顯得格外隱晦，在那樣的文化脈絡下性別跨越為何被視為可能使得性別秩序崩解的人？而作者在父權體制下，對破壞性別秩序者採取怎樣的心路歷程？此外，既然社會看似保守，性別的定型是一種被規訓或內化的歷程，受性別傳統文化壓迫的對象應如何自處？性別是一種操演，由霸權論述所建構而成的異性戀論述何嘗不然？但即使是異性戀，也不可能鐵板一塊的呈現單一種戀愛模式。Adrienne Rich (1986)提出了強制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一說，主張異性戀是文化強加諸在女性身上的意識型態，並提倡女同性戀連續體(lesbian continuum)；Monique Wittig 也指出，異性戀是將社會現象自然化，將女性的生產自然化，「忘

¹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是一跨學科的領域，台灣社會的性別研究從1982年婦女新知及1985年台大婦女研究室成立以來，亦即顧燕翎(1996)所稱第二波婦運時期，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呈現多元而紛攘的狀況。周顏玲(1989)提出婦女研究是性別研究的前身。

²周顏玲, 1995; 姜蘭虹, 1995; 顧燕翎, 1995、1996; 張妙清、郭佩蘭 1995; 胡幼慧、宋文里, 1992; 陳皎眉, 1992; Elizabeth Kennedy, 2000。

³轉引自張夢禪, 紅樓夢結構化之研究---以情愛事件為例。

⁴《紅樓夢人物立體論》，臺北：里仁書局，510頁，2006年3月。



了在我們的社會裡，生育是被控制的。」(Wittig 361)兩人都主張女同性戀才是政治正確的。⁵晚近的酷兒理論亦受到 Bulter 的《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的啟發，主張「敢曝」(camp)各種被認為非常軌性的社會行為——如同性戀和變裝——藉此質疑、顛覆、解構傳統的性別政治。

為了討論幾種不同的典型，作者接著將探討幾個紅樓夢中的性別愛戀刻畫。賈探春，是曹雪芹對於賈家四姊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中，描寫最細膩的一位，曹雪芹形容探春有王熙鳳的聰明幹練，卻沒有王熙鳳的機關算盡，探春有林黛玉的才華詩性，卻沒有林黛玉那樣的多愁善感，賈探春的個人特質是讓讀者容易想像進入的。

鳳姐因操勞太過而小產了，不能理事，王夫人命探春同尚德的李紈裁處。原先聞李紈獨立理事，暗自竊喜，大家以為李紈厚道，比鳳姐兒好搪塞，毫不在意，過了些許日數，漸覺探春精細不輸鳳姐，較為溫和、言語婉約罷了。李紈及探春料理好以當初襲人先母逝世所賞的錢數分賞給吳新登家的事，忽見趙姨娘進來要求主持公道，年紀一大把的她覺得自己的身分不如襲人等人，探春安撫著趙姨娘，翻著舊帳給姨娘看並念給她聽，誰知趙姨娘反倒指責探春拉扯她們，忘了當初給的恩情，探春氣哭了，趙姨娘聽見平兒走來，趕緊陪笑讓座，平兒一進來見探春剛哭過的臉，已明白了些許，見探春正在氣頭上，只垂手默侍。一個不識面的媳婦被平兒唬了回去，經過平兒的一番安撫加上眾姑娘們的求情，探春終於息了怒氣。⁶

只是傳統女性多由家人決定婚配對象，即便是伶俐的探春也難以反抗這樣的宿命，父親賈政主張探春與海疆周總制之子的婚事，賈母因男女雙方既是同鄉，又都是官人家庭出身的，沒有加以反對，只是不斷嘆惜探春遠嫁以後，不知幾年才能回來，自己風燭殘年，恐再無見面之緣。

而紅樓夢中不少悲劇角色，其中司棋與潘又安的戀情雖占篇幅不多，卻也清楚彰顯司棋雖是名奴婢，卻有為愛不顧一切的熱情。司棋本是迎春的丫鬟，負責掀簾捧茶，但被瞧見一個人從山洞走出來，站著繫裙子，就暗指她青春年華極可能芳心有屬。兩小無猜的司、潘二人長大後有因緣際會：

彼此又出落的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忘，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裏外買囑園內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初次入港。雖未成雙，卻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了。⁷

開始了在賈家的幽會。不意此事因不意被鴛鴦發現而敗露後，經歷五次情緒化的求情，可說是《紅樓夢》丫環中形象最卑屈者。司棋求著鴛鴦：

誰知他賊人膽虛，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起來使眾人知覺更不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下，只

⁵劉素勳，通俗羅曼史裡的扮裝與性別操演／越界。

⁶紅樓夢，第 55 回。

⁷紅樓夢，第 72 回。



說：『好姐姐，千萬別嚷！』鴛鴦反不知因何，忙拉他起來，笑問道：『這是怎麼說？』司棋滿臉紅脹，又流下淚來。鴛鴦再一回想，那一個人影恍惚像個小廝，心下便猜疑了八九，自己反羞的面紅耳赤，又怕起來。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個是誰？』司棋復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鴛鴦啐了一口，道：『要死，要死。』司棋又回頭悄道：『你不用藏著，姐姐已看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廝聽了，只得也從樹後爬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要緊！』鴛鴦道：『你放心，我橫豎不告訴一個人就是了。』⁸

過了一關又一關，即使中途失去了潘又安的消息、慌了手腳，或是丟失了與潘又安的信物，導致王熙鳳清查大觀園想知道究竟是誰苟且偷歡，司棋也謹記幼時的約定，希望一輩子跟著心所愛的人。

司棋既重病如此，終日啼哭易造成重度憂傷，病情恐難好轉，因醫病在心，而潘又安之再現，令波瀾再起。當司棋母親見了潘又安，一把拉住要打，司棋第五次求情時，卻是血淚交加，與母親間有極為尖銳之對話：「『我是為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媽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裏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決不肯再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為什麼這樣膽小，一身作事一身當，為什麼要逃。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拚著一死的。今兒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裏，我跟到那裏，就是討飯吃也是願意的。』他媽氣得了不得，便哭著罵著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著。』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牆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⁹

譚立剛在《紅樓夢社經面面觀》中提到在傳統中國，婚姻之紐帶關係不外攀援皇室、政治聯姻和經濟捷徑，這種現象無論在皇親國戚裡或尋常百姓人家中都屢見不鮮。

性格剛烈的女子在紅樓夢裡比比皆是，賈母的丫鬢鴛鴦就是一例，因出落的標緻，賈母的長子賈赦想討來做小老婆。除了年齡差距大，賈赦只要看到姿色一般般的女子，總忍不住多看幾眼，自然也討不了鴛鴦的歡心。仗著賈母疼愛，鴛鴦拒絕了賈赦的求愛：

我是橫了心的，當著眾人在這裏，我這一輩子莫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從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若沒造化，該討吃的命，服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著我老子娘哥哥去，我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尼姑去！若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來支吾，日後再圖別的，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著嗓子，從嗓子裏頭

⁸紅樓夢，第71回。

⁹紅樓夢，第92回。



長疔爛了出來，爛化成醬在這裏！原來他一進來時，便袖了一把剪子，一面說著，一面左手打開頭髮，右手便鉸。眾婆娘丫鬟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絡來了。¹⁰

但在賈母亡故後，鴛鴦失去了唯一的理由與退路，只能心想：

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大太太的這樣行為，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以後便亂世為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掇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裏，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乾淨。¹¹

所以很快就決定自縊身亡。

同是服侍人的奴婢，因著各自的性格不同，對人生展現出的能動性也呈現極大的殊異性，當時是為封建社會，在階級不對等的環境底下，許多奴僕終生的生活環境都在顯赫之家，但既是如此便無法自主、冥冥之中的命運往往也無法操之在己。現今所謂的自由意志、平等概念對他們而言雖然心生嚮往，但若執意如此便可能為他們帶來極大的痛苦與災禍，所以有些人選擇既來之、則安之的淡然處之，奴化自己的意志，但也有一些人希望維持人性尊嚴與自由，但在這樣的反抗過程中卻為自己帶來毀滅性的結束。比方晴雯，同樣在曹雪芹筆下是位美人胚子，但因為是個丫鬟，似乎不能免俗地就與賈寶玉有些對話糾葛，但王夫人深怕晴雯仗著美色真勾引了賈寶玉，即便晴雯纏綿病榻也堅持趕出賈府，致使晴雯難以消憤終究鬱鬱寡歡最終病死。她的傲骨脾性、或說她不甘為奴婢，因此有些話失了上下份際，以下段落也可窺知：

有一次端陽佳節，晴雯不小心把扇子跌在地下，將扇骨子跌斷了。寶玉歎道：“蠢材！蠢材！”說了晴雯幾句。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脾氣大得很，動不動就給人臉子瞧。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樣的琉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著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我們走，再挑好的使喚，不好嗎？”寶玉聽了這些話，氣得臉都黃了，渾身亂顫，加上晴雯一句話都不肯退讓，襲人在裏邊聽見拌嘴，忙出來勸解，也被搶白了一頓。襲人看寶玉氣成那樣，也只好忍住性子，道：“好妹妹，你出去消消氣兒，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她說“我們”兩個字，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哪裡就稱起‘我們’來了！”氣的寶玉要去回王夫人，把晴雯打發出去；襲人忙攔住道：真的要回太太，也要等氣消了，沒事時回了也不遲，這會子去，反叫太太起疑；晴雯哭著說：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¹²

最後論及的是妙玉，她是《紅樓夢》中大觀園內的一位年輕女尼，金陵十二釵之一，只是妙玉的出家並非出於自願。她不似寶玉、惜春的看破紅塵而遁入空門，而是因為自幼多病，找了

¹⁰紅樓夢，第46回。

¹¹紅樓夢，第111回。

¹²紅樓夢，第31回。



許多替身都無法健康度日的情況下被迫入了佛門。“自幼走向佛門是精神解脫，被動走向佛門是精神禁錮，妙玉是後者而非前者。所以，她有許多的不甘和掙扎。這樣的人對自身的性別認同應該十分有研究價值。有趣的是妙玉全然看不出佛性，先是對賈寶玉有情感上的投射，又被發現與像劉姥姥這樣的市井小民相處時缺乏同理心，妙玉喜歡誰、又討厭誰，不只表現在舉手投足間，還在對待對象時顯示出等級。

很多人在場的情況下，賈母用的杯子是最高級的，其他人的儘管也都是成窯、小蓋盅的珍品，但是跟賈母比要差得多。賈母喝了一口茶，然後給劉姥姥喝，妙玉就不要這個杯子，她不僅有潔癖，而且勢利，因為妙玉也是出身官宦人家，她看不起劉姥姥這樣的一個村婦¹³。

黛玉、寶釵喝「體己茶」一事也反映出妙玉非常微妙的潛意識，妙玉竟把她平常自己喝茶的綠玉斗拿給隨後跟來的寶玉用。在當時的禮教和佛門戒律雙重束縛下，妙玉渴望愛情，對美好男性的愛慕之情，在她的內心深處依然存在，儘管經過這些年修行，她表面上已經完全能夠控制住自己了，但是在不經意間依然流露出來¹⁴，這同時也反映了曹雪芹對於封建禮教的批判。

文明社會中，男性意識向來被視作是文化、理性的代表，因此在結構上佔據了權力的位置，陽剛與之結合，在中國歷代的經典文本中其實也可以看出這樣的特色，只是這種根深蒂固的性別思維造成了看似無法打破的由女人服務男人、由異性戀主宰的社會結構的權力階層，《紅樓夢》似乎有試圖做些反轉。

參、情慾書寫與價值定位

情慾書寫的角色中主動與被動的形塑，多半隱藏著作者本身承襲的文化意涵與人物的特質建構有相因應的關聯。以往的愛情文學或羅曼史小說，常常因為其異性戀霸權(the hegemony of heterosexuality)的敘事而被批評。也就是文中的男女主角性格定位往往會按造結構主義理論，紀錄二者的結合，直至孕育新生命，或展開新的生命循環敘事邏輯，就像童話故事一樣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自然歷程。在性別研究中男／女的二元對立也往往被結構主義者視為最基本的對立，甚至是最原始的符號編碼。Roland Barthes 即指出，性別差異是文化用來表現身份的主要方式(Cohan, & Shires 1997: 138)。拉岡也以有／無菲勒斯(Phallus)做為進入語言與象徵秩序之始(雖則拉岡主張菲勒斯是象徵性的，而非生理上的陽具)，始於二元對立的生理性別，於是被假定有一本質性的男／女性別身份(identity)，圍繞著此一被性別化的身體(sexed body)，開始了男／女的社會性別(gender)的建構。

此一社會建構的性別身份的過程，也是一種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的過程，進而形塑了主體(subject)的性別認同¹⁵。但在紅樓夢這部小說裡，似乎呈現出多樣性的性別流動，甚至於是男是女分不清，作者對劇中主角的心理刻劃十分細膩，但提及的人物數量龐大，使得有時男／女身體成為了可以隨意流動的扮演，當然也成就了性別二分的一大突破。

賈寶玉通篇看似柔弱，初看並不符合一般對愛情故事中男主角高大威猛、英姿煥發的形象，

¹³紅樓夢，第39回。

¹⁴邱建毓，劉姥姥在紅樓夢中的作用。

¹⁵劉素勳，通俗羅曼史裡的扮裝與性別操演／越界。



雖然為人熟知的是一直賈寶玉好似對林黛玉始終記在心上，也縱容著林黛玉的任性刁蠻：

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髮鬢，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作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傷、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才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笑道：「給你個櫃子吃！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鵲道：「那裏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鵲笑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說著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床？』」林黛玉登時撂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來拿我取笑兒。我成了爺們解悶的。」

16

但他與襲人先是發生關係，最終卻娶了薛寶釵，並未像一般羅曼史小說一樣被刻畫的專情癡心：

寶玉的通靈玉不見了，整個人瘋瘋癲癲，寶釵也知失玉，但薛姨媽日前又應允了寶釵和寶玉的婚事，便回去問寶釵願不願意和寶玉結為連理。沒想到寶釵正色的告訴薛姨媽，女孩兒家婚事本由父母作主，如今父親已歿，便由娘親作主，再者也須由哥哥做主，聽罷，薛姨媽對寶釵更是心疼。此後便不再寶釵面前提起寶玉了，寶釵知道寶玉丟了玉，心裡也擔心，但也不好意思問，只好聽旁人的述說，只有薛姨媽打發丫頭過來了好幾次問信。薛姨媽告訴寶釵，她與寶玉訂婚的事，寶釵始則低頭不語，後暗自垂淚……。¹⁷寶玉揭開蓋頭，發現裡面的新娘是盛粧艷服、豐肩軟體的寶釵，而不是黛玉滿臉訝異直問林妹妹呢？寶玉鬧著要去找黛玉，說了一些不吉利的話，正好被和鶯兒一起過來的寶釵聽到，寶釵指責寶玉不替賈母著想，瘋言瘋語，要他好好靜養又告訴他黛玉已經死了。眾人埋怨寶釵不該告訴寶玉黛玉的死訊，寶釵卻任人毀謗，並不介意，她相信唯有讓寶玉認清事實，才能治好他的心病。並在他醒後好言相勸，耐心等他復原。¹⁸

此外，男性對賈寶玉來說也並非全然沒有吸引力，讀者可以先看到他對秦鍾的親密貼身：

金榮說道：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著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說的。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崇崇的，隻當我們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的撞在我眼裏。……¹⁹

¹⁶紅樓夢，第 26 回。

¹⁷紅樓夢，第 95 回。

¹⁸紅樓夢，第 98 回。

¹⁹紅樓夢，第 10 回。



那寶玉一見了秦鍾的人品出眾，心中便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生在寒門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繡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美酒羊羔，也不過填了我這窟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而秦鍾自見了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群，更兼金冠繡服，騎婢侈童，秦鍾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間七大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²⁰

之後，遇到了唱戲的蔣玉函又成日膩在一起，還交換信物。

少刻，寶玉出席解手，蔣玉函隨着出來，二人站在廊檐下，蔣玉函又賠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攥着他的手，叫他：「開了往我們那裏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他如今名馳天下，可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卻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給琪官，道：「微物不勳，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裏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才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系小衣兒的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下來遞給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系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鬆花汗巾解下來遞給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喝，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裏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才解開了。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²¹

曹雪芹究竟在賈寶玉的角色塑造上，希望讀者認為他是個異性戀、同性戀或雙性戀者？其實各自擁有很大的想像空間。但在看似性解放的形象下，賈寶玉又說厭惡男人像是泥說的，見了總覺得臭氣逼人，並未坦蕩蕩的交代對感情歸宿上的傾向，還像尋常故事般的結婚生子，這麼一來，各家在研究紅樓夢時，總是存在各自詮釋的詮釋可能。

書中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有王熙鳳，年輕卻熟練的掌管了整個榮國府。這麼一個能力出眾的女強人，在作者的描繪下因與一般女性差別太大，故是以著男裝，受男性教育的方式出場，如此也再強調她好勝算計的心理。但這麼一來在她身上就找不到溫柔撒嬌的女性形象，所以在維持家族地位、增進雙方利益的考量下成婚，但即便許配了對象，她與丈夫賈璉的夫妻關係卻始終不睦，但這樣的女子就該寄情於工作嗎？曹雪芹筆下的王熙鳳和後輩賈蓉卻隱隱約約的有著更進一步的情感交流：

²⁰紅樓夢，第7回。

²¹紅樓夢，第28回。



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孀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孀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略擺一擺就送過來。」鳳姐道：「說遲了一日，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著，嘻嘻的笑著，在炕沿上半跪道：「孀子若不借，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孀子只當可憐侄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你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們那裏放著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偏我的就是好的。」賈蓉笑道：「那裏有這個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若碰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房的鑰匙，傳幾個妥當人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著便起身出去了。這裏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哥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一聲，方慢慢的退去。²²

即便王熙鳳並不真的視丈夫為天，但在眼睜睜看著賈璉花天酒地、吃喝嫖賭、還染指王熙鳳的貼身丫環平兒時，王熙鳳的妒忌與憤怒被寫的入木三分。爾後害死尤二姐、逼走秋紋又落入了婚姻不幸福的女性特別善妒的窠臼。

此外，許多學者也認為秦可卿在紅樓夢裡是一個特別的人物，因為在曹雪芹的文字中，她綜合了情、色、淫、欲，卻又是完全沒有違和感的特殊存在。紅樓夢裡提到她時說是「鮮豔嬌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性格柔軟溫馴，但情慾關係看來頗為開放，先是與賈寶玉的描述：

黛玉入賈府後，與賈寶玉一起於賈母處撫養。一日，寶玉與黛玉斗氣而出，入侄婦賈蓉之妻秦氏內室中歇息，於夢中游太虛幻境並獲閱《金陵十二釵正冊》、《金陵十二釵副冊》等判詞，聽《紅樓夢》曲。夢中，警幻仙子授賈寶玉雲雨之事，並許其妹可卿於賈寶玉，於是賈寶玉於夢中初試雲雨。夢中次日，寶玉與可卿同游至「迷津」被夜叉海鬼拖拉，受驚，喚可卿呼救，室外寶玉大丫鬟襲人等忙入內安慰，秦氏十分詫異，因其乳名正是「可卿」。²³

後則與公公賈珍有不適當的情慾發展，當時的爬灰意指媳婦與公公曖昧不倫，紅樓夢中的敘述是這樣的：

「那焦大那裏把賈蓉放在眼裏，反大叫起來，趕著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就做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家業，到如今了，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若再說別的，咱們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道：「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個沒王法的東西！留在這

²²紅樓夢，第6回。

²³紅樓夢，第5回。



裏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咱們這樣的人家，連個王法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眾小廝見他太撒野了，只得上來幾個，掀翻捆倒，拖往馬圈裏去。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我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牲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眾小廝聽他說出這些沒天日的話來，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²⁴

紅樓夢中各個角色有各自對自身情感理想的認同，比方其中的尤三姐，雖是一個投靠賈府的貧寒女子，卻在不同階段中對自己的傾向定位有不同的認知，先前為了報復賈珍、賈璉、賈蓉等人對女性的作賤與欺凌，出賣自己的色相遂行目的，爾後想符合傳統的挑個對象廝守一生，卻也有自己堅持的原則：

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過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憑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過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裏進不去，也白過了一世。²⁵

知道與柳湘蓮的婚事在柳湘蓮認定『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獅子乾淨罷了²⁶』，斷然拒絕後，悲憤的自刎身亡，在紅樓夢的悲劇史中再添一筆。

肆、結論

在經典小說中角色的主體性別及情慾塑造中，紅樓夢堪稱個中翹楚。通篇圍繞著深沈的無奈與消極，彷彿每個角色本身雖然無法預知命運，卻也無力對抗深沈的價值框架。《紅樓夢》中的結構複雜、人物量大，雖然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都藉由刻劃角色的個人特質開展故事的深度與廣度，但《紅樓夢》的精緻與浩瀚，讓後來的研究者發展出紅學來試圖拆解。《紅樓夢》中榮府賈家透過劉姥姥的見證看到興盛不由人的傷感，期間穿插的人物也越是掙扎、計較，就越是令人感到人生之荒謬。如果說《紅樓夢》建構出的是一個充滿「美」的世界，它的「不真」、「不善」就讓它更令人回味再三。世上本來就沒有永恆不變的事物，美會毀滅，人生不可能獲得永恆，時空的「有限性」帶來許多焦慮與挫折。但這種美好價值的毀滅，正足以激發讀者的哀傷與憐憫，使《紅樓夢》具有難以撼動經典文學代表地位。

就此結局而言，正如本文裡所檢視的《紅樓夢》文本所呈現的，似乎通俗羅曼史裡的性別流動或情感刻畫，往往只是半調子的探索，本書的地位除了情慾書寫，還涉及人生議題之嚴肅性的或明快、或晦澀的相關討論，各個人物間舉凡「性格」、「情感」與「傳統禮法及文化之制約」往往會成為陳述主題外，在去除掉對社會比較挑釁的部份後(如讓不符合傳統模式的一對戀人轉移

²⁴紅樓夢，第7回。

²⁵紅樓夢，第65回。

²⁶紅樓夢，第66回。



離開文本)，最終還是讓秩序回復到正軌(如眾多愛戀賈寶玉的女性離合來去，或所處環境中的時空變革)。

即便這樣，《紅樓夢》還是存在著通篇文本裡所做的性別流動的實驗的努力。未來相信針對《紅樓夢》的研究仍會持續發展，但它「保守與顛覆兼俱」的地位，及暗蘊著性別的流動與顛覆的可能性，仍會是抽絲剝繭的重要題材。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1. 太愚，《紅樓夢人物論》，收錄於《紅樓夢藝術論·甲編三種》，臺北：里仁書局，1984。
2. 王志武，《紅樓夢人物衝突論》，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
3.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收錄於《紅樓夢藝術論·甲編三種》，臺北：里仁書局，1984。
4. 余昭，《紅樓夢人物格論解》，臺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
5.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
6. 吳蔚君，《紅樓夢人物命名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1。
7. 周慶華，《紅樓搖夢》，臺北：里仁書局，2007。
8. 邱妙娟，《紅樓夢的愛情描寫與愛情觀》，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5。
9. 張夢禪，《紅樓夢結構化之研究-以情愛事件為例》，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9。
10. 郭玉雯，《紅樓夢人物研究》，臺北市：里仁書局，2001。
11. 陳竣興，〈兼美論-《紅樓夢》人物關係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12. 陳蓉萱，〈《紅樓夢》丫鬟析論——以重點人物為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13. 歐麗娟，《紅樓夢人物立體論》，臺北市：里仁書局，2006。
14. 歐麗娟，「身分認同與性別越界—《紅樓夢》中的賈探春新論」，刊於臺大中文學報，第 31 期，197-241，2009。
15. 歐麗娟，「紅樓夢中的情/欲論述—以才子佳人模式之反思為中心」，刊於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8 期，1-43，2013。
16. 薩孟武，《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臺北市：三民書局，2005。
17. 嚴明，《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臺北市：洪葉文化，2003。

